國朝文錄

朱文端公文集引

吾郡朱文端公一代名臣

仁宗睿皇帝登極篤念公輔佐　三朝之功與興縣孫文定公並

賜祭其後裔蓋晚近世所僅見者也而以予論之公不僅名臣也亦名儒亦循吏蓋公生平湛深經術而於禮尤專精嘗板行張子全書重其以禮爲教又增訂吳草廬先生之禮記纂言又板行大戴記呂氏四禮翼及温公家範諸書又自纂儀禮節略行於世夫終身服習禮訓而躬行之其所得較空談性命者尤實得不謂之名儒乎起家縣令游歷封疆以至督學陝西賑荒山右莫不實心

實政恩洽士民之心而海塘堤工至今遵守不與湯紹恩之作三江閘得不謂之循吏乎公作史傳三編總敘謂士元才絀於百里黃霸入相功名減於治郡申公轅固生以宿儒應聘卒無所建白而去此由氣質不能無蔽故優於此絀於彼公獨體備用兼如是知與蔡文勤公傳名臣名儒循吏不徒尚友古人實皆自諸心得也文章非其意之所亟故當時不以此名然理正詞醇之中別有風發泉流之韻根深實遂膏沃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拔其光者為二卷以繼張蔡存李厚庵兩相國之後無愧色矣獨惜奏稿不存不得與孫文定公之疏並讀為有憾云上高李祖陶譔

朱文端公文集目錄

卷一

卷二

毛茇亭墓表

朱文端公文集卷一

高安朱　軾若瞻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鈫

高安羅含英稿

稽古齋文鈔序

稽古齋文鈔者　皇五子自訂其比年所作文若詩也軾於雍正元年春

命侍　皇子講席九載於茲矣凡　皇子所為文與詩每脫稿未嘗不流連諷誦不置也用敢忘其固陋綴言於簡末夫所謂稽古者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而尚友其人也豈徒泛觀博攷以資論

說已哉。或問程子世有以為文讀書為藝者。程子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所求諸書者淺矣。嘗怪韓退之沉潛乎義訓。反覆乎句讀。其於讀書也劬矣。然以沉潛反復之初用之義訓句讀之間不過求工於文而擬之議之以求其合而已。此程子所謂求諸書者淺也。夫文以載道。今人所讀之書。非即古人之文乎。無論六經四子之垂訓。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即諸子百家其人不必盡合於道。而所論著苟有關於人心世道。詎得概以文藝目之哉。今讀 皇子之文。其論斷古人賢否。是是非非。一衷於道。而闡明天人性命之旨。及漢唐以下興衰治亂之故。多前人

所未發卽篇什歌行和平溫厚情深文明不爲風雲月露之詞凡此皆有目所共賞而不知 君子之得此非易易也 君子於理經賢傳宋儒性理諸書講求親切旁及綱目古史秦漢八家之文六朝唐宋人之詩無不縱覽熟誦以博其旨趣由是發爲文章根
○偏○深○此○所○謂○若○已○除○
柢深厚有倫有脊以視韓退之所云沉潛反覆擬之議之以求其
○輒○淵○ ○有○此○刻○定○謂○爲○
合者蓋有間矣然而 君子稽古之功更有大焉者昔楊龜山論讀書之法曰體之於身驗之於心所謂體之於身者自視聽言動日用事物之間以及施之倫紀措諸民物一準古聖賢之嘉言懿
○於○古○私○識○不○守○幽○獨○隱○微○不○謹○
行以爲準則而幽獨隱微之地尤必謹之又謹凡經書中言存誠

言敬德言克己慎獨言誠恕求仁一一證之吾心其有合耶則勉之否則發憤猛省嚴刻不敢自安日以古聖賢所論義理浸灌其心使欲盡理純而後所行不悖於古人此豈尋章摘句之學所得而比擬耶仰惟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功巍文煥我

皇上丕紹鴻基神聖廣運凡善政善教之昭布於宇宙者莫非中正仁義聖聖相傳之道法嘗進羣臣於廷　訓以修己治人之道深切著明雖以軾之愚魯入耳警心每退食紬繹未嘗不感發興起浩浩乎若有得也況　皇子以聰明純粹之資日親

聖德之光輝敬承　皇極之敷言藹陶涵濡日就月將而又勤勤

於學問自修瞬有存息有養優而柔之厭而飫之久之而銷融其

渣滓和順於道德凡耳目之所歷心思之所游無在不有深造自（兩層合而爲一）

得左右逢源之致夫而後本末內外一以貫之允懷於茲道積於

厥躬又何有於耘與道之別哉學至是而後知稽古之功宏且深

也　皇子勉乎哉

即就稽古二字實發議論一層進一層可謂文章爾雅訓詞深

厚

陝西通志序

志書所載義例不一而所最重者曰人物曰風俗曰山川形勢所以辨疆域昭盛衰於是乎在雍州山河壯麗甲天下其民其俗文武成康之所遺也二南倚於小戎無衣猶有忠愛之遺意焉漢興扇以仁風導以恭儉西京習尚頗爲近古唐承隋後溺於侈靡然長安冠裳文物號稱極盛宋明人才輩出若橫渠張子藍田呂氏師弟子之倡學與濂洛並稱下逮呂仲木韓苑洛馮少墟諸先生篤志純修風流未歇也　本朝重熙累洽日月漸摩我
皇上壽考作人化成久道薄海喁喁嚮風思皇之彥霞蔚雲蒸況

此姬周故壤三輔舊地有不翹然競奮者乎余奉　簡命視學茲土徧歷三邊八郡所在諸生衣冠淳朴無汙矜佻達之習制藝古文詞未盡歸大雅每有奇傑倜儻不可磨滅之氣吳季札所謂夏聲是耶（人物如此）若夫二華太白終南鳥鼠崆峒之嵯峨涇渭澇滈江源漢脈之洸瀁（山川形勢如此）古先帝王賢聖陵墓以及韋杜曲江華嶽石鼓輞川諸勝蹟莫不遐眺徙倚悠然動懷古之思而幽崖絕巖穴居野處之（風俗如此）（文亦由山水勝[illegible]助而尤有[illegible]之說）民垂老不覩長吏之面聞使者至往往扶杖牽袂相與逢迎於秦碑漢篆間爲道山川谿谷之遷變指示古人居處遊歷之處而歲時方社吹豳飲蜡與夫攜筐挈筥饁婦耕夫依媚之狀歷歷車塵

馬跡間也古者輶軒採風上之天子今之學使其即古採風之職歟盡全秦之人文風俗山川形勢凡官於秦生於秦者之所未盡識而學使者早已志之目以志之心矣今夏歸青門適中丞承公補刻通志告成授予爲序予繙卷披閱覺二年中所歷山容水態民情土俗畢呈於書策琴瑟之旁又念奉　命以來日夕兢兢畏此　簡書所至宣揚

聖天子愛養元元移風易俗之至意父老子弟有聞而泣下者人心之淳漓見一斑矣至黌宮士子讀書勵行亦已日月改觀而使者之所望猶不止此也於是進諸生而告之曰教化之所漸漬山

川之所鬱積其深者釀爲風俗其顯者著於人文多士生邠岐豐鎬之墟沐　聖朝棫樸菁莪之化樹發振興將必有如橫渠藍田仲木苑洛諸先生者出焉夫克已修身稱先則古學不如古人不止行不如古人不止於以黼黻休明主張世道風化賴以爲興河嶽增其光耀是則中丞之所期待乎諸生而亦採風使者之厚幸也遂書以爲序

題面不用實寫將志中所列山川形勢風俗都從使車所到一一見之而本題只爲之拍合來告諸生又爲人物若出一層爲學使則言學使自無不切陝[illegible]與蘇時評云氣舒神王中間寫

次巡歷所至一段最佳不必贊歎志書而自然入肯今仍錄之

張子全書序

槩予巡學陝右泚扶風率諸生謁橫渠夫子廟車服禮器鮮有存者然登其堂不覺斂容肅然起敬焉既而博士緝武示予張子全集曰是書也浸久矣亟刊求進也予自幼讀西銘正蒙每一展卷恍如有會既得讀全書益歎張子之學之純而其為功於聖道不少也大抵言性言命使人心玩之而如其所欲言者必身體（必知）（此總是說其理學）之而適得其力之能至者也集中經學理窟諸篇於禮樂詩書井田學校宗法喪祭討論精確實有可見之施行薛思庵曰張子以（三篇宋有諸明以來知此者鮮矣）禮為教不言理而言禮理虛而禮實也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

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爲切要卽約禮復禮的傳也吾思禮者天秩天敍也本諸性而無不足發於情而不容自已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垂教立極舉天下智愚賢不肖之人共遊於蕩平正直而會極歸極者禮而已矣自春秋戰國雜伯之學興而禮壞然不過廢而不行已耳老莊之徒以禮爲僞至欲剖斗折衡以爲治而釋氏棄爾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視日用民彝若將浼焉然猶曰此釋老之教也魏晉風流相尙儼然自命於儒者而以蕩檢踰閑爲放達猶曰此僞儒也後世明心見性之學於聖賢義蘊未嘗不見其大略而以淸靜自然爲宗學其學者希頓悟而賤實修竟與

佛老晉魏之糟粕禮教者淪爲一轍世道人心倘可問乎張子有見於此凡所謂修身立教者一言一動莫不以禮爲準爲之徒者亦恪守其師訓而孜孜不倦禮教明而幻渺虛無之說息矣或疑西銘涉於泛愛不知萬物一體者聖人之所以仁天下而親疏厚薄之等殺禮所生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焉正蒙論天地太和絪縕風雨霜雪萬品之流行山川之融結卽器卽道何莫非典禮之燦著乎史稱橫渠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孔孟爲法與諸生言學每告以變化氣質之道學必爲聖人而後已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學者大蔽也又曰爲天

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所望於學者大矣。而所從入之途。惟循循於下學。正蒙所謂言有教。動有法。息有養。瞬有存。數語盡之矣。是故學張子之學。而實踐其事者。斯不愧。讀張子之書。而洞晰其理乎。於張子之學。何能窺其萬一。因重梓全書。選所以拳拳教人以禮者。為之序。以示學者。請質之博士當不以為河漢歟。

拈出禮字為宗。而百家皆為之辟易。觀前後綰結四語。知公生平所學。實在乎斯。故生平所著之書。于禮經發明最暢

歷代名儒傳序

盡天下之人別其業而命之士農工商四者而已而士獨以儒稱重之也亦責之也戰國異端蜂起其最甚者爲楊墨挾其爲我兼愛之說以誣民而與儒抗衡其爲術淺陋入人不深孟子辭而闢之二家之患亾矣漢初學者惑於黃老之術儒教大衰迨後佛教興其所論著較老氏之恍惚杳冥爲尤甚而信從者益衆韓子曰古之民四今之民六古之教一今之教三吾謂天下之人不歸老即歸釋二氏之學徧天下而儒教幾乎息是教二而民五農也工商也淄流衲子也無所謂士矣然非佛老之過儒者之過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超軼漢唐嘗謂朕所重者大儒眞儒所惡者小儒僞儒也覺世牖民之盛心至矣盡矣孔子訓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卽此意也彼佛老方張大其說以爲彌天蓋地而莫能外又竭力殫心以工其術而儒者以其小且僞者當之有不退然沮喪者乎吾思大儒眞儒一也而小與僞有別焉聖人與天地相似惟其公而已彼小忠小信小廉小謹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皆挾私用智之爲害也然小也非僞也一涉於僞則無所不至矣是故有儒而阿諛取容者公孫宏張禹是也有儒而依權附勢者馬融王肅也有儒而毀禮滅義者王弼何晏也若夫不逞之徒以

剴切言之元明以下諸公亦在其內

邀名市利之心假託仁義道德之說以惑人聽聞久之而一倡百和別戶分門同者黨之異者伐之甚而盜其橫議變亂黑白犬吠梟鳴無所不至猶自號於人曰吾儒也何怪乎學者以儒爲污而相率入於二氏乎漳浦蔡聞之先生嘗與予言儒之雜糅謬亂痛心切齒予曰

堯舜在上黜邪崇正千載一時願欲芟去雜糅謬亂之穢習莫如表彰先賢使學者知儒術之有眞而濫僞者不得而托庶少贊一道同風之 聖化於萬一於是倣大全編次諸儒之例錄濂至元儒者凡若干名訂其本傳彙爲一編曰名儒傳書成有難者曰何

休之黜周王魯王文中子之僭經爲乎取諸曰過不掩功也小戴

以貪去官劉向以獻書進不絛可也曰聖之去官祚何武也或曰

九江太守德也非聖也向父得鴻寶秘書於淮南向欲不獻而不

敢非藉以干進也始於漢而終於元者何漢儒拾殘經於灰燼之

餘有功道術不小晉唐如范甯孔穎達之徒類能發明經義以輔

翼聖教至宋而濂洛關閩諸儒直接鄒魯之傳前乎此者開其先

（二作）（二語括二帝緊）

後乎此者皆紹其緒者也明儒未有史傳故弗錄也傳以名儒稱

何也猶言純儒真儒君子儒也學術邪正之分途名與實而已無

所爲而爲者爲君子有所爲而爲者小人也學者誠能體察於身

心之間存理遏慾進進不已則聖可學而至何有於名儒乎所貴乎儒者爲其學而至於聖人也明乎此而章甫逢掖之士能不顧名思義乎

中間小與偽之辨深切著明末補篡次義例章法亦佳

歷代循吏傳序

傳曰循吏仍史目也吏者涖也爲天子涖此民也自牧伯監尹下逮一州一邑之長統謂之吏吏得其人則民安民安則天下治矣顧必如何而後爲得人曰廉曰才曰慈惠曰強幹四者盡之矣而史傳不以四者名吏而標其目曰循循之爲言良也舍四者無所（爲中字伏脈）謂良而卒不得謂之廉吏才吏慈惠強幹吏者然則所云循良者可會而知矣論語記仲弓子夏諸賢之爲宰嘗問政於孔子而其爲政無可考子賤子游以鳴琴弦歌傳其他亦未有聞焉漢史稱龔黃卓魯之治郡多異續吾不知其爲政於聖門諸賢何如也宋

張觀自謂守官以來惟持勤謹和緩四字又云世間何事不從忙後錯過益爲其事而概計其效則進銳者退必速卽幸而有成而急遽苟且終遺後日之悔彼悃愊無華之吏循守繩墨而程能效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况煦育涵濡以養以教事不煩而民享和平之福此王道之所以悠而久也（漢循吏無赫赫名而所居）（民樂所安民惡卽此類）循良之目其謂是歟顧吾猶有慮焉庸庸者自托於簡易鎮靜以文其迂拙固卑卑不足道其或慕古人之雅化而傚游無爲卽使子賤鳴琴而理而絃若愁苦之聲不息雖日奏南風之曲能使阜財解愠乎有恆產而後有恆心（此子游云所以不可少也）假而終歲不飽而使家弦戶誦吾知子游有所不能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勤求吏治嘗謂司民牧者存一沽名市譽之念將有廉而矯激覽而姑息者矣朕非欲人以不廉廉且不可而況於貪乎非欲人以不寬寬且不可而況於嚴乎惟中道而行實政實心上爲國而下爲民莫善於是大哉 聖諭無以復加矣蓋中者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心施之於政事即洪範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蕩蕩而頌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之謂也由乎此則名儒名臣都以此爲踐術處爲顏孟周程出爲皐夔稷契悖乎此雖一郡一邑可得而治乎今傳循吏若干其所爲治雖未盡合於

聖訓而優游無爲與矯激姑息以立異者概不錄焉讀者循覽體

察庶於吏治或有少補與○

前辨循字最精後以中字爲之作龍先生起家縣令揚歷封疆故于此篇言之尤淸切有味

古文雅正序

宋史列傳分儒林道學豈非以文章博雅之士非盡聖人之徒歟雖然游夏之文游夏之學也六經皆載道之書而文章莫大於是矣宋儒道學之傳濂洛而後盛於閩數百年間遺澤未泯而安溪李文貞公復倡宗風遊文貞之門而盡得其微言奧旨者漳浦蔡聞之先生也自文貞歿後先生講學鰲峰書院毅然以斯道自任聖天子雅聞先生名特擢顯職 命授經 皇子而予亦忝厠講幄因得與先生討論宋儒之學數年來殆無虛日而未嘗一語及文章然先生於師生友朋間慰勞

規勸以筆代舌動輒千言洋洋灑灑經緯縱橫一合於法是非涵濡於史漢大家者未易有此嘗以此叩先生則云吾未嘗學爲文然於古人之文亦嘗徧觀而擇其得失矣因出所選古文雅正示予自漢迄元凡二百餘篇皆有關人心世道之言而支離怪誕世人所驚爲神奇者概置弗錄然後知先生之論文即先生之論學也明初趙俶請頒正定十三經屏國策及讖卜諸書不列學宫夫國策雄於文者而與讖卜諸書同屏豈不以捭闔家言吾儒所不道耶嘗刪陸氏選國策文而摘其繆題曰國策去毒其用意良深矣譬諸言蠻方毒草殺人而能已怪疾顧制其毒而用之服者猶

多誤焉國策之於學者非如講章之已疾欲不用而不可得也叨知其誤而嘗試焉是亦不可已矣乎且即以文論如雅正諸篇之瑰偉純深斟酌詞旨論所得而並觀賦擬侯官林西仲以古文擅名所選析義四集玉磯並收尤酷嗜漆園至稱爲千古至人至文（古文之選近日頗夥未有善于林嚴者而其世爲行其書家煜月繙繹以其陋總合節歎亦只高評叙）與奕吾嘗評閩中先輩文貞之講學私淑蔡虛齋西仲之論文祖述李卓吾請以質之先生以爲何如也

歸本于學獨探根原文亦自然合律末二語判斷甚嚴然乎猶訓文與講學在蔡上西仲論文在李下

高氏族譜序

燕晉士大夫不能言五世以上祖而吾鄉田夫野老動曰吾宋祖某唐祖某周秦漢祖某某大都皆帝王聖賢澤被後世文章節義昭垂史冊為後備仰宗嘵異矣豈今之林林總總者盡帝王聖賢文章節義之後裔而歷世泯泯無聞之人皆一傳再傳而止耶木之升也以本水之長也以源顧源又有源本又有本必欲溯其最

劉祖之作譜者人人若眼

初則鑿而無稽又與於忽忘本源之甚者矣永豐之高氏巨族也其譜上遡神農下逮宋宣仁太后中間為姜為呂為高源流遠矣而所述炎帝尙父子蒸北齊遺事有齊世家北齊書所不載者遺

以質之高氏子孫恐難信其確然而無疑也或云自中國進高氏世寶太宗詔學士孔穎達虞世南刪而爻之一續於昌黎文公再續於宋司馬溫公苟非信而有徵數公者豈誣高氏乎雖然中國紀古名族一百九十有三姓使盡如高氏譜恐罄竹不盡編載矣宣仁之命文正也曰用蘇氏譜式爲之蘇譜具在何其簡而當也

不非此敢云人猶不得

然則所謂高氏世譜者非盡孔虞昌黎司馬之書明矣老泉譜序云自一人分而至於途人者勢也無可如何也幸而未至於途人則使其無忽忘焉可也今高氏散處吉臨不下數千戶果未盡至於途人耶又何暇上遡唐虞以上合晉衛吳楚之人而昭之穆之

乎高氏之自序也謂仕宦不斷自曾仙誤改祖兆始失形家風水

之說儒者不道列譜牒所記如文海文鼎之忠烈宜方斑之孝義

孟楫西坡之文學豈以科名官職重者乎高氏近祖南平先生七

世同居其子姓淳朴無外慕里名仁壽水稱濟川良有以也爲語

高氏諸賢南平遺教今有存者乎積厚者流自光吾知後來之英

有勃然興起者矣

首言難信次言何服先生文伉直如此而起手一段尤足點醒

癡迷

餘力再三

白公堤記

樹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以言而言以傳此吾於白公堤樂得而有言也堤曰白公者何中丞白公捐貲築堤民德之遂以名焉中丞爲

國撫民爲民興利宜也民之德之以食福於是堤者眾而向之田於無堤者甚且久也堤屬臨之淸江某里而南昌之豐城瑞州之高安接壤焉袁贛兩河之水交會於是沿河數十里土田汙下以堤爲命歲辛巳堤決水大至漂沒田廬無算厥後旋築旋圮迄無成歲居民莫敢托足高阜于頂草維宅之而按畝徵賦格於常制

無能貸假上下交困迺十又八年於茲矣我白公甫下車諮詢利弊以次興除尤惓惓農田水利凡溪港支派淤瀦堤防宜濬宜疏宜閘宜築飭所在有司查察於是吾三邑人士以斯堤請公單車親臨閱視慨然歎曰民病若此不識涖此土者何以爲心乃量度料物工徒捐俸數千金擇於丞倅中得南安司馬毛君令董其事毛君體公意櫛風沐雨經畫盡瘁始事於康熙戊戌孟冬迄己亥季夏凡五閱月而工竣於是向之彌望汪洋者原隰井然矣向之（著意疊寫）哀鴻嗷嗷者其究安宅矣向之蕪穢不治者黍與與而稷翼翼矣（一層剔作兩層）三邑之人德公無已田而食曰此我公賜之食也蠶而衣曰此我

公賜之衣也屋而居曰此我公賜之居也圃井洽比父老子弟歲時斗酒相勞則曰吾儕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而實無非此隄之功則又指其隄曰此非前此之隄而我公之隄也此自公隄所由名乎猶未已也且將勒碑以紀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爲言余以桑梓受庇所以德公豈有異情刻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於言乎且夫工築之役固非別事守土者何畏而委之曰非我責也否則非予一人任不然則曰爲之無資奈何嗟乎國計民生之不可問盡此三言中矣今公切飢溺由己之思捐清俸以衞民務爲久計無遺後患盡反乎三者之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

抑予聞是堤屢修屢潰每風狂雨驟若有怪物蠢動頃刻木石俱沉公自爲文祭禱而後興工工成歲餘風雨不爲堤患是又至誠之所感孚非偶然也余吏於浙惆浙人之以羅海患築塘爲捍經畫累年卒未有效以是益歎公之才德爲不可及遂忘其固陋而不禁有味乎其言之也自今以往觀於公之堤則亦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德則亦常有予之言予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德以傳也公諱璜號某奉天籍歲戊戌以中丞節巡撫江右毛君名某字某浙江遂安籍南安丞時署瑞守纂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毛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爲記

是則一嚼其味愈厚

極寫民之德公中國怨舞新歌文情絕勝

高安縣會館記

帝都爲千百國之所會歸仕者商者賈者藝者摸摸熙熙望國門而至止如江河之朝宗焉夫人離家數舍以外出門惘惘有難色信宿所至謂之逆旅而適都門者則不啻瑣尾流離之復我邦族也雖然商者賈者藝者無論已彼挾策觀光之士弛擔釋屩於十丈軟塵中欲得一畝之宮如故鄉之甕牖蓬戶可得乎古者奉詔而館謂之公館自適其館爲私館今以師師濟濟之英欲聚而處之公廨勢必不能況六街九衢茫茫如海即使借頓僑居而蕭然無與不無離羣之歎此會館之設所以聚一郡一邑之人使得周

旋洽比綏愈相需無異比里族黨之姻睦而且講道論文相規相
勸以成其德業其有裨於士人抑又多矣前朝惟吾鄉會館最多
而高安之館有二一在內城燬於明季一在外城爲匪人所鬻邑
紳士謀醵金復搆忿年矣今
皇上御極之元年陳木齋先生自京尹晉貳農卿總倉政予亦蒙
恩轉階於是友人況子銘伯進而言曰二先生爲一邑顯者不能
建數椽以惠後學乎予二人相視而笑銘伯曰患無資乎吾邑有
宋公若無長物者木齋名汝楫以清介名
一世宗所知高安鄉賢祠表祀可以觀興
公捐建閣銀若干兩以資京館之費邑人所樂聞也予曰諾於是
買宅於前門之燕家衚衕計十楹坐北向南有堂有廳有內外室

有廚有廄有舖面月得賃若干文時邑人之貿於京者相與竭力經理垣牆之舊無者築之圮者補之門窗之朽壞者易之地之窪凹者甃之又製椅桌牀榻若干及釜甑槽道之器無不備蓋自是吾邑之客都下者如歸焉顧吾猶有言者邑人之客於館者賢愚不齊而況貧朋酬酢往來雜沓浸假而有小人溷跡其間終日皇皇走名若騖萃而詭獲則自矜得計以爲不如是是甘心淪沒

此○居○亦○游○京○失○兆○歲○千○百○相○交○記○九○江○會○館○初○總○簿○云○爾○

也夫士人懷求名之念處爭名之地與走名若騖者爲伍日濡耳

○貲○亡○時○各○游○千○百○此○僅○游○爲○之○作○註○

染潛移默導於是長厚者亦習爲浮薄而拘謹者共目爲迂疏此倡彼和互相標榜貨緣朋比無所不爲究之得失有命枉爲小人

不亦偉乎吾邑前賢素敦名節其尤著者如宋秘書監道原劉先生夙善王荆公及荆公用事面刺不應遂絕之明尚書文端吳先生爲嚴介溪同鄉後進介溪子世藩介大學士李本欲與爲婚姻不許以是忤介溪被劾致仕歸以同鄉親故如荆公介溪之權勢呼吸成禍福尚屏此而絕焉其他可知矣爲語邑中紳士登斯堂者其必景仰前賢交相砥礪爲

聖朝賢臣良士是則予與本齋之所冀望於後來之英也已館中不設專司之人凡吾縣挈本張肆於京城樸實老成素爲眾所推服者每歲鬮一二人管理每五月十三日邑人來會遂更替焉紅

銔五紙。交高安縣學師收存文昌閣。[illegible]

結重以名節相砥礪老成灌灌言猶在耳

石橋記

距吾家五里許。爲往來四達之衢。郡人列肆而居。刻日爲市。數十里中貿易布粟菓蔬竹木陶冶諸器。得於是。環聚溪流縈洄如帶。其來而交會之處。每秋夏水漲。奔濤汎駛。不可方舟。行人望洋興歎。萬不得已而涉。輒有濡首之患。先大夫目擊心惻。於庚子歲之孟春。募匠砌石爲橋。越二年而工竣。督工僧人進而請曰。此舉造福無量。請勒石以垂不朽。先大夫曰。區區者爲力幾何。而冀得獲報。若豚蹄杯酒。祝篝車也。世人一木一石之工。於物少有濟。必鐫名其上。以圖垂久。其爲善人後人將指而目之曰。此善人也。其不

善則曰此不善人也夫既人知其爲善人矣尤不以鑴名傳也不善而使人指目之是自暴其不善也他若泯泯無聞者後人莫知誰何又何貴鑴名碑板中乎爲善存一要譽之心雖善亦惡而況所爲者本不可謂善乎（人視萬物開異境）輒侍立拱聽退而紬繹恍然悟學術邪（此語如佛）正之分焉萬物無一非我而漠然置之度外絕物乎自絕乎此楊子之義也等一木之親於所路殘忍孰甚而侈言博愛其誰信之此墨子之仁也其始托於煦煦之仁孑孑之義以濟其沽名市利之私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究之內失已外失人所謂利與名者安在耶天下事無難易大小莫不有一定之則此理具於人心但

行其心之所是而人已各得矣先大夫之意蓋謂將以利涉不可不進而吾力又足以進吾意遂不忍不進以能爲之力爲不可不爲之事亦自行其心之所不容已而已他何計乎彼有所爲而爲有所爲而不爲者皆楊墨之徒也嗚呼學術邪正之分誠與僞而已矣可不辨乎

先人之言本大雅而已復紬繹至學術上去彌精所謂深入無

陸評

公孫宏論

公孫宏以布衣應文學科位至宰相封平津侯開閣延士而自奉清約汲黯以宏祿厚而布被脫粟譏其詐傳稱晏子相齊敝車羸馬以朝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人事與宏同而人品之邪正殊焉予讀史考宏遊事而知宏之欺世盜名其術最工而心最苦也夫人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是之吾必不爲如此而人非之吾不必不爲此矯世絕俗之士也宏固不以爲然矣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是之如此而人非之於是舍其爲人非者就其爲人是者此亦好名之人也而宏又不以爲然宏若曰

心幽　吾字著眼

人是之而爲之非之而不爲於吾嘗貴爵祿損乎益乎其有益無

（而撤一層）

損也而宏且不必爲不必不爲曰非者何如使之是是者何如使

（至此才一捐）

之不非如此而於吾有益無損也而後爲其所欲爲而不爲其所

（以下徵斷疏解）

不可爲其或一事而是者半非者半則較量於是非之間必使是

（此意尤）

者有辭於非而非者無辭於是而後舍非而就是且使是吾而吾

（深知九淵）

不善而是者益信吾是非吾而吾不辨而人自以非者爲非而後

決然而爲之爲兩事而彼事之是於人者或以形此事之非此事

（先生於イ岩）

之非於人者適以成彼事之是如此者又不爲必是於此事者益

（紫一段而此段筆法則神與之合）

見彼事之非非非於彼事者見此事之非非而因以知彼事之未

嘗不是而後擇其有是無非者爲之宏之欺世盜名其爲術工而用心苦類如此矣宏與轅固同徵固曰公孫子無曲學以阿世宏不爲動念而以目事之董子與宏同治春秋嘗謂宏希時從諛宏心銜之而不言汲黯於帝前切責宏詐不忠宏不辨此三子者落落寡合者也而重惡宏此宏之所以取容於流俗也或謂宏嘗毀西南夷沮卜式非盡從諛也天子以開西南夷之便發十策宏不得一宏之屈諛也毀於前而屈於後毀爲屈地也毀亦諛也其沮卜式亦猶是也凡宏所爲大抵本同而不妨見異相反而其實相成薄於自奉而厚於施予其大較然也後人有鑒於宏而脂膏自

○雖仍不沒其長○

潤坐視困窮而莫惜者以爲吾恥爲公孫子之巧佞也謬矣夫儉美德也吐握延士大臣之所以爲國也如宏所爲使出於中心之誠然豈非忘身報國之君子哉

○公○孫○儉○

○而○好○士○者○此○際○殆○以○自○負○

作此題者多矣從未有直取心肝盡情刻露至如此其酷者推集中亦另爲一格尤妙無縱橫習氣傖父面目所以爲高

○○五宗論

夫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別子者適長之母弟無母弟則庶弟之長者如周公文王之別子也周公自爲祖別繼者魯公也不獨凡蔣邢茅胙祭郕霍宗之自文武以下世世子孫莫不以魯爲大宗焉繼別云者謂繼別者世世爲大宗也爲祖即爲宗非待再傳而後爲宗也凡此皆爲諸侯公卿世爵者言之若今始遷始貴而爲祖者即以始（無世爵者有始遷始貴之大宗）遷始貴者之適長爲宗而世世繼之爲大宗焉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如戊乙眾子也其子二長己已次己庚己庚宗己已此繼

遜屬點明知縱受綫

禰之宗也己己庚又同宗其世父戊甲之長子己戊此繼祖之宗也祖亦庶也則己戊己己庚共宗其伯祖丁丁之適孫己丁此繼曾祖之宗也曾祖亦庶也己丁以至己庚俱宗其曾伯祖丙丙之適曾孫己丙曾伯祖丙丙之適孫高祖乙甲之適元孫也此繼高祖之宗也至己丙之子庚庚則高祖乙甲當祧矣祖遷於上則宗易於下諸己之子各以其親爲宗不復以庚庚爲宗矣繼禰繼祖繼曾繼高爲四宗合大宗爲五凡此五宗者不獨昆弟諸宗

此屬人不見到

之即諸父以上莫不宗之宗者尊也尊大宗者尊吾始祖尊小宗者尊吾高曾祖父也以尊治卑小宗之治治以高曾祖父大宗之

治治以始祖也一人之身同父之宗治之同祖之宗治之同高曾之宗治之同始祖之大宗又治之且不翅始祖內親之治之欲爲不善可乎記曰尊祖故敬宗今人卽狂誕無忌見祖若父未有不肅然斂飭者卽祖父之是子孫雖疏亦必斂容以待人能以敬祖父者敬宗子宗子亦必以敬祖父者敬宗人而宗人又莫不交相敬鄉鄰風俗之美孰有過于是乎自宗法廢上之人欲家喩戶曉使相勉於孝弟姻睦難矣宗法旣不可復爲收攝人心計莫如立祠堂聚會合族之長幼尊卑以祀其先自高曾以上遡始祖原原本本瞭然在目而僾僾介禰偕靑燕私親愛之心油然而生所裨

制禮之意如此

於世道人心者大矣吾鄉雖樵牧能言十世以上祖三家邨必立祠堂以祀其始祖大家又立小宗祠以祀四親大宗祠以族之派尊而長者主之雖非正禮而儼然一族之長率什伯子姓相與仰而承之而此族長遂為一族之統紀是猶宗法之遺意歟若小宗則非如大宗法之必不可復乃吾鄉四親之廟亦以所屬長者主之無論於正禮傳重之義有乖且所謂四親者自宗子言之也若所屬之長者或為宗子之叔或為宗子之叔祖為宗子之叔祖者（此意人皆有覩不察）高祖之孫曾祖之子也是所祭者祖與父非四親也宗子不得祭其高曾猶可言也而使其祖若父不得享正祭而比於無後之祔

食又何貴有此四親之廟乎何如不祭之爲愈乎朱子謂當立小宗法祭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此亦未爲確論親盡而祧者樹無窮而禮有制也喪祭無二主可攝而不可易今以當祧之祖移祀於伯叔之位勢必伯移於仲仲又移於叔叔又移於季假而富貴貧賤之不齊祭以大夫者易而爲士與庶人以士庶人者復易而爲大夫此義理必不可通者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禮也既祀祧祖於伯叔之位則凡同高祖之親之服未盡者皆駿奔於高祖之廟將又以主高祖祭之伯叔爲高祖之宗乎且此伯叔之祖若父皆別子爲祖者也既移祧主於其

廟則別子不自爲祖不惟高祖之宗亂而曾祖祖父之宗皆亂矣如此而謂之小宗法可乎今功令嫡孫承祖重主喪主祭伯叔皆隨其後承祖重者卽承高曾之重也是小宗法未嘗廢所廢者收攝統紀相維相制之道耳自遷祧之說出所謂承重者亦將格而不行矣又安能復宗法乎

剖析最明可爲典據先生言禮之文如此者多不能備錄

思哀論

論語曰喪思哀思則哀不思則不哀矣親喪固所自盡也苟哀不至雖衰麻啜粥與食稻衣錦何異乎蓼莪之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孝思之誠篤於斯已極然皆人子必至之情也子之身父母之所生也怙於父恃於母怙恃於所生也自何怙何恃而人子無生矣非無生也無生我者生猶不生也故曰不如死之久也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即父母已沒常若呼之而輒應也杳迷恍惚之頃常若父母之顧之復之也蓋子之身即父母之身子之疾痛即父母之疾痛也地下有靈吾知子一

呼號父母一呻吟也父母而外皆與我分形者也誰復知我疾痛者乎今試於何怙何恃之日追念依依膝下之時子雖長且老父母視之依然孩提也子亦不自知非孩提也父母呼而子應耶子呼而父母答耶猶是孩提之稱也猶是孩提之稱其父母也融融泄泄之狀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言念及此終天之痛恨可勝言乎君夫自幼而孤者與之言天倫聚順之樂其傷心刺骨為何如也四牡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陟岵之詩曰瞻望父兮瞻望母兮行役之悲亦良苦矣（孤者[illegible]）而無父無母者雖陟岵陟屺而茫茫宇宙不知瞻望於何所無可將而後知不遑將之情景為

不可得也此所謂出則銜恤也問喪云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喪矣亡矣不可復見矣此謂既葬反哭時也而悲哀之情則無歷十年數十年以至於死無時無刻而不然矣鄒氏居喪雜記曰（此語慘怛）父兮母兮不可作矣不惟生之日不可再得死之日亦不可再得矣大哉天地間日復一日予安所求哉痛哉斯言送終之慘莫甚於彌留屬纊以至飯含殮殯之時然且持手足候喘息也既絕而（細細推勘以前死之日不可再得）撫尸呼號也襲而含而殮聲不可得而聞面目猶可見也掩而冒而殯面目不可見柩棺猶在也既葬矣欲撫柩而哭可得乎而況

呼擗踊者臨想先生擐甲軍山陝時不知作何摧裂

遊子天涯不親含殮未嘗見親之死也不解吾親之何以不在也貴耶夢耶入門惘惘之狀不自知其心之何所繫而身之何所著

此則恍惚彷彿時事

也問喪所云反哭而弗見者其哀猶淺惟入門而如見也上堂入室又如見也無處而不見而實無所見此人子之所以終身悲愴而不已也詩云入則靡至其此之謂歟獨是顧復罔極之恩人所共知也王裒而後未聞有讀蓼莪而不勝其哀者誰非人子乎弗思矣耳

先生兩遭大喪皆繫官于朝故作此以寫其哀以極其痛如搥枝兒啼聲聲打入心坎讀此而不動心者必無人性者也

高安朱　軾若瞻著

後學上高李祖陶欽之評點

高安羅含和華桂校刊

書賀烈女傳後

賀烈女山西崞縣人未嫁夫亡奔喪守志踰三月偕其婢安氏投繯以沒賀氏兄生員某走京師乞言爲表章予傷二氏之死又追（觸文情）念吾女之守義而卒與賀等於是舐筆而書曰人情所最苦而甘之若飴百折不可奪者莫如女子許聘夫亡守志而繼之以死功令年未三十而寡迄五十得旌其門獨室女未婚守節及以身殉

者例勿旌說者遂謂此說倡之行顯悖乎禮教至比之異端邪說之爲世道害也謬哉夫所云悖乎禮教者吾聞其說矣曾子問云三月廟見稱來婦也又曰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夫婚三月矣徒以未廟見而不成婦死而葬於女氏之黨則未嫁者之不爲夫婦可知矣又周禮媒氏所掌禁遷葬與嫁殤釋云遷葬謂成人鰥寡者嫁殤謂嫁殤死者不言娶可知也然則未婚守節固周公制禮之所禁歟爲此說者讀書泥於文辭而不求其理之安者也吾得而辨之婚禮之最可疑無如三月廟見左傳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陳鍼子曰先配後祖是不爲

夫婦、夫先祖而後配、是未婚即廟見矣或云鍼子所謂祖乃告而
親迎非廟見也信斯說也既以親迎告矣婦入而遲之三月而後
見事死如生之義固如是乎解者曰三月之內恐有可去之事故
不廟見然則廟見矣雖有可去之事將不去乎竊意春秋於親迎
書至至者以婦之至告諸廟而見之也是至日廟見之明證也婚
三月矣擇日而祭於禰亦云廟見者前以新婦見至是乃以主婦
見也禮曰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註云如舅姑存時盥
饋特豚於室也又云此謂適婦供蘋藻於適也然則衆婦與適婦
之舅姑在者將終不成婦乎未三月而死者歸葬乎否乎即就曾

子問言之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釋云若冢婦則主喪拜賓如以為未為婦也安用趨喪乎又安得而為之主乎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夫死亦如之未婦人不出疆而弔今以室中處子於素不覿面之人斬衰而哭不謂之夫婦可乎周禮禁遷葬與嫁殤語不可解意自周公制為合葬之禮遂有已葬而遷祔者有未嫁夭殤而葬於夫族者此以私意牽合附會而於義無所取故禁之以防其流非未婚守節之謂也（以上辨禮最明）或疑詩書史傳所紀未聞有此是殆古人所不為歟抑有之而載籍者擯弗錄歟曰正史以格於令式而僦焉未備其他雜見於傳記

又録鄭

小說則儒者所不道也然易詩有之矣易歸妹之上六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朱子本義謂約婚而不終者夫不終矣而猶歸儼然婦贄於舅姑也而婦之義則虛矣柏舟之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兩髦者翦髮垂眉本童子飾成人非法示人子事親已長不忘孺慕也詩蓋曰彼垂髦者孰謂非我匹乎小序謂衛世子共伯妻作此以自誓豈有世子妻寡而可奪而嫁者乎況考史記衛世家共伯之死已立爲君矣序與史記俱不足信要之此詩爲節女誓志而作無疑矣且古今禮俗固有未可概論者古者風俗淳厚所重在禮今世人情反覆所重在信非謂信行而禮可廢不使

不信者藉口於禮之未備也律載已報書及有私約而悔者笞別聘者改正豈不以一言許諾夫婦之倫已定而終身不可易夫是以貧富貴賤之中更以及流離瑣尾兩不相知至於愆期而卒不敢他乎夫生而悔者識其罰死而不二者靳其旌國家立制夫豈苛刻於節女其謂此非常之事聽有志者之自爲若樹之風聲將有作而致其情者矣夫國家無旌法則無所冀幸詩書隱其文則無所效法無所冀幸效法而爲之者發乎至情而不容自已者也予長女許嫁李氏既有吉期而壻死女守節十有三年而歿矣志之初有引禮經難之者曰吾知非禮吾志不可奪也將歿曰勿請

以上皆極論禮律深意正義鑿鑿此等文字質實此論

才入神入化

拙不入筆此又題外大有關係此篇特筆

而入精行數處者爲是以知之

旌本無可旌也吾女自以爲不合於禮而不能強其志之所不爲

（第一轉筆）

若賀氏者則不知有所謂禮而直率其性之所欲爲而已斯所謂

無所冀幸效法而發乎情之所不容自已者乎獨是殺身全節也

（并爲賀氏剖明心跡）

賀既得行其志矣奚以死爲曰賀欲爲夫立後而不可得而族人

之眈眈者且以鄰老方卜宅於賀之北鄰將謂賀氏以節爲名而

攘其夫家之產乃逃甚焉以是憂憤激切而之死以畢其志也悲

（要氏有觀至難也○此段亦務安明）

夫卿更有異者賀之守爲夫也安何爲乎賀之死殉夫也安何殉

（其所以就死之故精辨尤至）

乎賀初聞喪以守志告其父母父母不許也安氏從旁贊曰悟婉

可爲誰不可爲者我願偕往相依舉世嘵嘵之口不足聽也言訖

（如見其人）（又用反筆之法）

二女瞪目相對激昂之狀形於面顏維時鄉里族黨之愛憐賀氏

（如備其情）

者一室嘈雜各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及聞安氏語舉座凜凜不

能置一喙而賀氏父母惟熟視二女欷歔太息已耳夫以賀之至

（筆妙）

性孤行固不待將伯之助而力排姑息之論以成就乎不朽之節

（又特與上獨提）

者安之爲功於賀不少矣然則賀死而安之志畢矣卽不從死於

賀乎何負於安乎何損而安之意以爲賀之守節而死吾則成之

賀死吾生是厚於人而薄於己也豈徒事主不終已哉賀爲夫死

安爲賀死各行其意之所是而安之慷慨殉義尤創前人所未有

實奇而不失其正者也賀生詣予得冊二氏自幼至死貞靜幽閒

之狀甚悉潘浦務少宗伯已爲之傳予不贅安氏所謂梧姑者賀之同里人未嫁夫死守志以養其舅姑以孝聞

附傳梧姑而名亦千古矣

首辨禮之可疑次明易詩之可據又次引禮以證其信然後從已女折到賀氏從賀氏跌亞安氏詞氣激昂精闢神結情至文生固不自知其筆之至於是也此文之不可磨滅者可與陳勾山集中貞女論並讀貞女論斟酌折衷係旁觀之定論此文推激排若係當局之苦衷情事不同故文亦各有其勝惟于兩髫之與尚未暇爬梳明白吾郷太守海鹽朱尚齋先生作文補之今錄附于後

讀朱文端書貞烈女傳後識　　朱錦琮

女之未婚守節世多有之歸震川貞女論議爲悖禮陳星齋復爲論以許之夫嫁殤之禁見於周官而以守義爲貞經無明文然讀柏舟詩曰髧彼兩髦實爲我儀竊以是爲未婚而守之詩乃小序謂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既曰其妻又非未婚之稱亦存疑而未敢斷也今讀朱文端書貞烈女傳後則引此詩爲證曰豈有世子之妻寡而可奪而嫁者乎況考史記衛世家共伯之死已立爲君矣序與史記俱不足信要之此詩爲節女誓志而作無疑此益先得我心而可援以爲助者詩中言

之夫髦有二內則拂髦則以髮爲之振去塵著之曰拂髦恐非
其自有之髮也此言髮髦髮垂也童子總角餘髮分垂至眉故
謂兩髦將冠則改角爲紒矣拂髦冠者所同也髮髦童子所獨
也曰髮彼兩髦其爲未冠之童子可知冠而後婚禮有明文我
儀爲未冠之童子則女爲未婚之室女可知雖其在室故尋尊
（見細心）
由毋若已嫁矣有舅姑在母焉乎尊之明乎此微論史記以共
伯爲已立之君固無尊君夫人而再適之理卽以早婚論傳曰
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誠如序謂世子早死夫亦未
（我身參驗）
及冠而死要非已冠而死卽非已婚而死也經文如斯本非臆

斷孔子論詩存而不刪蓋有取爾也蓋童汪錡死而弗殤之例也且人臣事君當致其身若選士選士無位於朝易代之際或死或隱得不謂之高節乎柏舟變風也變乎禮之常而不失乎義亦聖人之所取也震川援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之文而以未成婦則不繫於夫爲說又豈知戴記半出於後人孰若三百篇之爲孔子手訂哉是齋之論折衷至當惜其未有根據因讀文端集表而出之

○賑饑諭平陽諸生

各屬饑者數百萬戶而生儒不與初怪有司匿不報既而思士子讀書勵行首先立志若蒙袂輯屨於有司之前與凋瘵齊民比肩乞賑得請則嗟來不得則麾去辱身賤行莫此爲甚此諸生所以

先原其情

甯死不願登名饑籍歟雖然國家設學校以養士苟坐視捐瘠而莫之撫司此土者咎將安辭使者經過地方親見諸生尪羸之狀不禁惻然嗚呼覩田之豐稔無期耤圃之逾年尙遲向隅觸泣實切傷心於是酌量周恤除平日多事及有產業者不給外其實在饑困之廩增附生每名給米

若干計平汾二府及沁州陽城四十八學共需銀若干使者暨兩院司道府州縣分別捐湊先飭所司査明冊報發學給領越旬日郡守率諸生來謝相見問饑困狀咨嗟歎息伏地不能措一語於（然後勉之以正）是維席而告之曰士之品有三其上者吾性吾命足乎已無待乎外雖簞瓢屢空樂在其中富貴貧賤何足動有道之中乎其次則讀書談道立志卓然以天下爲己任才猷生於勤忍氣骨鍊於艱貞窮困之來天之玉我於成也夫何慽下逮文人才士曠達風流雖牛蔽不飽而蕭然高致歌笑自如饑寒所勿惜焉諸生學孔顏之學樂孔顏之樂然爲眞儒出爲名臣雖震世功名不出講道論

德之外而文人才子之號進風流不足道也若夫俗士希榮攀寵凡可為身家溫飽計者何所不為至如裋褐蔬食對客擺顯鮮衣美食則揚揚得意孔子所謂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山右風氣剛勁多志節之士聞吾言其必有勃然發奮者則此升斗之給所以振諸生道義之氣非徒資一口腹之養已也

正襟而談有條有理於振饑諭得此可以想見公之生平

○與蔡少宗伯校訂名儒傳

檢閱名儒傳似宜少爲增損西京儒者掇拾斷簡於灰燼之餘厥功巨甚如高堂生之傳儀禮杜子春之傳周官微二儒者後世欲闚先王禮制何得乎毛萇說詩本大小序與尙書左傳儀禮往往相合朱子亦多採其說明經之功詎在鄭賈下此三儒自唐宋來配食瞽宗不謂之名儒不得也若東漢桓榮雖博綜經術而論著無傳兩漢如桓此固自不必錄之不勝錄也又傳中稽古之力爲學之利語甚鄙陋未可爲訓他如曹褒叔孫通定漢儀志趣卑陋謂之禮經功臣可乎荀淑亦可不存或列荀爽於名臣荀淑附

見可耳黃憲言行無可考而當時諸賢達無不悅服奉爲師表然以十四齡道稱比之復聖顏子其誰信之觀魏晉名士風流瀟達見者無不絕倒憲豈其儕歟陳蕃云三月不見黃生鄙吝復萌凡放曠者以拘謹爲鄙吝故卞壼謂執鄙吝者非壼而誰然則陳蕃周舉之於黃生其所悅服者蓋可知矣論古而苛求刻駁固非厚道然錄名儒傳則不可不慎鄭泰言論風旨亦微近曠達漢末諸君子風節凜凜雖過涉滅頂不失爲舍生取義必以置身事外者爲賢亦未爲過論況泰已隱居不仕而周旋列郡日與諸名流交相標榜其不罹黨禍幸也王充之論衡徐幹之中論與六經

之旨有無發明是未可知二儒立傳則宋以後之遺漏者多矣以上漢儒宜增者三宜刪者七自漢以後學者崇尚虛無以儒爲弊典文放棄甚矣東晉范宣獨能於波靡陵沉中毅然以儒自命同時豫章太守范甯亦力闢老莊而宣之刻苦勵行尤勝於甯甯已立傳宣宜並錄又梁皇侃經明行修所著禮經解孔疏多引用之南北朝儒術陵替存此以備一綫可乎

所評皆當論黃憲郭泰二人尤有深意

○○勸積儲

晉人習慣貿遷不知重農積粟往往家累鉅萬而廩無一歲之儲使者奉　命糴賑惟見山農野老負擔和糴平日挾重貲操奇贏之術者朝貰莫炊與窮民等古稱唐魏之民長顧遠慮今何貿貿也使者一片婆心不憚諄諄勸諭凡爾有力之家倘留心積儲歲屯千餘石十年之間可得萬石晉地高燥無黴蒸之患遇年出易有增無減遇荒歉則稱貸鄉人而緩其息自贍贍人兩利之道也或曰微賤微貴者商賈之故智也如公言將有假積粟備荒之名爲壟斷罔利之計者乎時一出一入乘人緩急而低昂其值窮民

先揚彼以壓斷後路

險受剝削者不少矣卽使稱貸於荒年而權衡子母較量錙銖勢必盡窮民之田廬子女悉歸富室而又因以市德於鄉人任其橫暴凌虐而莫與抗爲害非淺也予曰不然物價之貴賤物操之商賈聽命於物者也糶者多則不賤糴者多則不貴此常平所由名也縱使權衡子母較量錙銖不愈於坐視涓瘠乎且吾所以勸諭

蓋論雖論借貸張之口而豈訊孟之心服先生察識哉

富民者非徒爲窮人計也每見富商大賈驕淫恣睢無所不爲曾

圖策之久至此則禍機之發矣

幾何時有身罹水火盜賊牢獄之慘者矣有一再傳而子若孫沿門乞食展轉溝壑者矣多財者怨之府而況以刻削得之耶然則爲若輩計有可以免於禍而亦不失其爲富者莫如舉悖入之財

而順出之順出者非必傾所有以予人也宮室臺館裘馬優妓宴遊逸樂之暴殄歲延千萬省其一二可活饑凍垂死若干人天生財以養民止有此數而富豪暴殄以供宴遊逸樂之用是所暴殄者民命也非財物也有不干天譴者乎若以其暴殄者活垂死之民於已無損而邀福於天者必多利孰大於是乎商賈能體吾言方惺悚股慄求所以懺其愆尤而免於天譴所謂乘人殺急以為利而權衡較量剝削其鄉人者不禁而自息矣商賈利窮秋毫而於其大者反不知務無有以禍福之說告之者也今而後將以吾言為龍斷矣

妙語解

妙在以此爲富民免禍之計立言如轟雷掣電不止暮鼓晨鐘

有熱寐如死人者亦必醒矣

與族人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蘇搜外庫惟有絹千疋錄外戚及閭里之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予嘗讀此不禁汗流面赤自予總角入塾輒為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嘗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為我善教之年二十泮遊舉族來賀長老咸謂所望於予不止是也丁卯迄癸酉三次試鄉闈斗米隻雞之贈甚夥吾家赴試者不少而予獨為族人所覩厚比計偕北行長老送予門外慰勉叮嚀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記憶不覺淚下也越十年歸里舉族為置酒食自後歸省者三丁

賑者。再族衆爲醵錢助喜賻喪。不一而足。而予歷官三十餘年。曾無尺帛之贈。此所以汗流而赤於范公數言也。或云、世有挾富貴以驕宗黨。宗黨欲得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如錢公輔所云者。公和平坦易。親親長長。如未仕時。見人急難。欷歔歎息。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學田。率族人以報本追遠。培養後學。公何負於族黨歟。予曰、不然。禮曰、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註曰、餅口惠而實不至也。予於族之急難者。歎息欷歔。卒無濟於其人之饑寒。非所謂口惠而實不至乎。(妙在自說)又與於挾貴驕人之甚者也。先人倡捐祭田。族中踴躍佐助者甚多。學田所資纔百金。

經營生息。皆諸伯叔昆季之力也。予何與焉。雖然。予聞贈人者。或以財。或以言。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則曰勤且儉。以自力於衣食。貧不足患。患於富者。因隨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勸人周恤。徒貽口實。誰其從爾。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勸勉族人者。為貧者計。為富者計也。幾見有好善樂施而不長子孫者乎。況族人雖歷數十世。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歿。則以不得侍養為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則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溫飽。而親兄弟有饑且寒者。吾以為此人即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

縱令能錢而高曾祖父之祀若孫饑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

家族人能以濟貧者存此心則無不睦之義

由此推之上至於百世祖宗水木本源之思未有不惜其族人者也比聞吾鄉近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斃者十之一二而倉庾陳朽閉而不發者亦間有之噫何其忍也稍咸正賑荒問答云饑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計一歲得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富室廩庾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則除目給外其餘廩庾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餓人皮骨血肉腦髓也

驚心不忍

夫省一酒食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

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佈施僧道禮拜神像紙錢牲牢之費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虛費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血肉腦髓以爲豪舉也（警語不拂）忍乎不忍乎吾嘗推其說以爲穀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偶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竊據天之所以活人者轉而殺人殺人者死而況殺數千百無辜之饑民罪深孽重必有奇禍近於其身遠於其子若孫是廩庾中陳陳相因者非徒堆積饑民之皮骨血肉實堆積其身及子若孫之不測奇禍（請示此令人骨碎心酸）也由此言之則救災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況吾一本耶予嘗書此以自警併示諸子弟以動其惻隱之心今以勸勉族

之伯叔昆季較金帛之贈為何如也

公之無以贈族人以其廉潔無長物也妙在總不自明己之無財而祇引以為愧謙光厚德不惟鄙夫可覺即薄夫亦可敦矣

至後幅贈人之言引碩咸正語而引伸之較前勸積儲語尤加悲痛讀之而不惶悚股慄者必非人也

與白中丞

江右文章節義代有傳人邇雖日就衰替而後來之秀可造者不少所賴當事諸君子培養而振作之耳然禱祀求而未得者好之不眞爲之不力且百慮攖心置千秋盛事於膜外求其好士右文實政實心者戛戛乎難之先生自臨蒞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既戸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之士二百有奇肄業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貲與解額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才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非好之眞而爲之力

安能若是乎。顧惟士所貴乎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博聞強記以資日說工文詞已也。國家以制義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為。然制義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熟習。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言之有味。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真才實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諷誦。未嘗一體察於身心。及攬管為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如此而魁。是以文章為邀榮之階。僞其名而非其心。可恥孰甚乎。習俗日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
身教言教者俱賴師儒師人師與子尼
賢為之師。一言一動。以身示教。而又懃懃懇懇。諭以義利公私之

別以勵其羞惡之良使反其揣摩卑鄙者日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積習無負先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蘇湖凡遊其門者不問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爲之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昔爲諸生時聘錢塘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聘其人必位山匹也而先生于政治之暇又時臨講席諄切開論分別勸懲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上矣邇弟更有請者明儒配食譽宗者四餘于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之門先生研精

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靜之流弊至於專尚自然則朱易而柴非青出於藍也頓俟千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缺典正嘉間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庵先生大聲疾呼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庵而列陽明其何以訓今（其後整庵祀名宦而崇仁今不與）

聖天子崇尚正學濂洛關閩之道昭垂日星倘蒙大賢特疏題請吳羅二公配享文廟定蒙　俞旨此千秋斯文之盛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後學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

益學校非淺矣復開與修通志徵考文獻顯微闡幽俾山川文物昭垂史冊誠盛事也吾謂忠孝節義及山林隱逸之士所在不少必博採廣搜登之志乘以發潛德之光斯為諄諄然有司視此為具文教職以是為利階而步行碩德之得達於上聽者少矣吾謂即以咨之書院諸生使各舉所知既得其人而後訪之輿論行令有司查明事蹟具冊結報倘所舉有未甚實則諸生之賢否亦於此得其概矣

興書院必得名賢以為之師斯可挽回積習實係至言然在今日不惟師難得并弟子亦難得後二段請奏請從祀論纂修通

志妙仍歸到書院上宜其時人才彬彬而雍正乾隆間吾鄉大
人物並出其中也

○停柩

停柩不葬○人子莫大之罪也○近世士大夫家有累世不葬者○有累數柩不舉者○詰其所以則有三焉○一曰家貧不能葬○孔子不云乎○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葬之需儉於殮殯未聞有家貧而委其親不殮不殯者○亦既殮而殯矣○何獨至於葬而難之○一曰不得葬地○古者按圖族葬○未沒而葬地已定○夫何擇焉○孝經言卜地○卜也○非相也○風水之不足信○昔人言之詳矣○一曰時日不利○三月而葬○禮也○老聃巷黨之葬○日食而反○鄭葬簡公○毀當路之室○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是不擇日擇時之明證也○

竊意不葬之患有四古者塗殯以防火也今中堂三月倘須愼防況可以淹乎若居之荒野無人之處保無意外之虞乎此其不可者一也木性受風而裂膠漆乾久而脫甚至蛀嚙腐朽至於檢骨易棺子心其何以安此不可者二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今人有金銀寶貨之物藏之篋之又從而緘縢扃鐍之未已也必藏之密室或深埋土中而後乃無患殯而不葬是猶藏寶物而置之道路也人子之愛親曾不如物乎始死而襲而斂而棺而槨凡為葬計也衣衾覆尸棺覆衣衾槨覆棺統而覆之於土而後其藏也密而固今棺而不葬何異不棺不殮乎與其不葬也毋寧葬而裸

此其不可者三也。禮旣葬而虞。虞謂送形而往。迎精而返。虞以安之也。不葬矣。又何虞焉。不虞則卒哭。祔俱無所用之。不知停柩不葬者。將不虞乎。不卒哭乎。祔乎。不祔乎。祥而禫乎。否乎。服不除。不祭禮也。將蒸嘗之祀。可終廢乎。葬而後有虞主。祥而後有練主。主祔廟。則遷其嘗祧之祖。而改承祀之名。旣不葬矣。將終不遷乎。此其不可者四也。張文宗齊家寶要云。今國律雖有停柩之禁。卒無舉行者。若禮官援禮棺未葬不降服之文。而申暴露之罰。特請於朝著爲令甲。凡服除未葬者。仕官不准補官。生儒不許應試。其補官呈詞。必須明開某年月日成服。某年月日安葬於某處。某年月日

除服仍取宗族鄰佑及墓地人等結狀方准補官其或未葬而詭言葬者如有首發俱以匿喪論罪連坐結狀之人若夫庶人服滿不葬者許宗族鄰里首其暴棺之罪庶乎人人知警無有不葬其親者矣旨哉斯言有心世道者其毋忽諸

四患深切著明可以解人之惑但今之不葬者祇以三無藉口而絕不慮四患其柰之何

嫂叔無服說

古者嫂叔無服唐人定制爲小功於情得矣然終不得謂古人無服之非大傳言服術曰親親曰尊尊嫂叔與姊妹無親親之誼同列無尊卑之分近在家庭禮別嫌疑至當不易之論也若云嫂叔何嫌則授受不親不相通問之禮不幾贅歟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然則嫂叔之恩誼固有不可概論者如韓退之少孤育於嫂加等可也禮不立服亦猶弟子之於師歟獨是家庭之內誼無厚薄較厚薄於嫂叔亦將較厚薄於昆弟乎以爲待我厚也而厚之假而待我薄也亦遂薄之乎記曰

嫂叔之無服推而遠之也凡事引之使近則順而漸歸於自然推之使遠則逆而不可以終日人情大抵然也今曰遠之是本近也妙解本近而推之使遠其所爲推之者亦大費隱忍矣有如嫂之喪父母爲大功妻小功子期而已獨晏然於心安乎推之者推其所不安也自制禮之始人各懷一推之念以及於虐遂有久抑而不容情不容已勢不能遏不伸卽欲推之而不可得者此亦必然之勢也制禮者逆知後世必有增爲之制者姑缺其儀以示別嫌明微之義而聽後人之敢制以遂其不容已之情豁幾經斟愼而出之非苟焉而已也至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此後儒杜撰非古禮文也婦爲

夫之姑姊妹在室。服小功。是降服一等矣。豈於夫之兄弟獨降一等乎。

此文駁邵子湘一作更爲詳覈從檀弓推而進之何得解可謂能明禮意

○三父辨

今欲使婦人盡守從一而終之義雖顛連無告而孤寡煢煢之死靡他恐堯舜之治天下有所不能於是有夫亡而再嫁者即有母嫁而子從者此繼父之名與服所由見於經歟先儒謂母百可也父可二乎以母所適爲繼父此委巷之言也（初解○解○解○解）曰是固然然繼父之名不從母起也父死母適此藐孤者將中斃耳有死生而骨肉之者是再造也子以父爲天此子有二天矣不必從母之所適而後父之也豈從母所適者而反不謂之父乎服係乎名知繼父所由名而服可斷矣禮有繼父無繼子有繼父服無繼父報服何也

此子不可無繼父無繼父則不坐為繼父者不得有此子亦無繼（所以無報服）

乎有此子即此子不以為繼父亦何拘傳云兩無大功之親謬矣

繼父之有無大功於此子何與乎必繼父無大功親而後為之服

無論非此子所以服繼父之意亦大失繼父所以厚於此子之意

矣況無大功尚有小功緦袒免及疎遠同姓之人即無之禮云無

族人則東西家前後家主之此子雖儼然齊衰能越東西前後家

而主繼父之喪乎且繼父之憐此子非以自為也并非徒為此子

也子無大功之親一身而兩世之祀係焉傳曰以其貨財為之築（何得猥原）

宮廟歲時使祀焉謂此子得延垂死之命以無斬先人之祀繼父

之存亡繼絕恩莫大也又曰母不與者明非以其母故也此繼父之所以爲繼父也且繼父云者不以爲父也子自有父不得以繼父爲父而但謂之繼父於是制禮者特設繼父服同居期此之伯叔也不同居齊衰三月不降小功者不以卑者之服服尊也律文有從繼母嫁繼父一條此謂以所從繼母之服爲繼母所適服也何以知繼母嫁從之服以杖期知之也然謂繼父之稱但可施之親母之所適而繼母不與則又不可繼母之於子非有天性骨肉之親既嫁矣母子之誼安在而猶依依不舍亦可謂有終矣而所適者復能愛憐而生全之此尤人情所難顧反不謂之繼父而不

爲之服未爲通論也三父之名一從親母一從繼母言繼母則適慈庶皆在其中矣一先同居後不同居從繼母之繼父服與從親母同以是益知繼父之名緣子不緣母也若自來不同居途人也謂之繼父可乎

論繼父之說不從母也精鑿之至文亦推闡曲盡

八母辨

三父非父也繼父云者尊之也猶言仲父亞父也若八母則皆母也適繼慈養乳庶其常也嫁與出其變也父妾之有子者爲庶母無論子女也存歿也吾兄弟之親母吾不以爲母可乎他母一耳父妾無定也故謂之庶猶是庶母也[illegible]而有慈養乳哺之恩故別立三者之名鄭注謂養子者有故使賤者代乳之（此言乳母）此就適子而言適貴而庶賤也若如後世受傭而哺其子者則不可以母名即假之名何至等諸適繼慈養而並列爲八乎且三年中有迭更乳婦者有二婦乳一子者將皆以爲母而服之耶然則庶母之服緦乳母

亦止於緦何也曰無可加也緦加則爲小功禮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慈己者何內則所謂三母是也非乳母所得而比故曰無可加也今律庶母期乳母亦期爲耳或曰禮所謂卜大夫之妾王之妻使食子者將不謂之母乎曰假之名而不爲之服也韓愈蘇軾之制服皆爲於情而昧於禮者也若夫養之恩較乳爲加重乳之時短養之時長顧之復之鞠之育之已長而猶愛憐撫恤之如是而後謂之養母養母之名不見於經或疑爲所後母爲人後者服斬歷代禮同何事特立養母之制乎或曰此自幼過房與人非爲後者既不爲後何以齊衰三年也若曰魏人所謂四孤則公

嫡之服同何以舍父而專言母也或謂以養母為父妾何以別於慈母乎曰慈母者父命之為子母也假如父歿未有命而庶母育之以至於成人不知此子於此母其謂之何以此知養母之斷斷為父妾也且慈之異於養不獨父命也慈母有子而無子養母不必不有子況子方受命於父非全無知識也但非慈母之撫育無以至於成人耳若養母則或乳之而復養之或甫脫於乳而養之故子之於母養之恩加於慈而母之於子其相依為命者慈又甚於養故慈養服名而母同而子之為之服者亦無以異也嫁母何

[illegible]

父歿母再適也出母何父在母被出也其為親母耶子無絕母之

搭八卷

理嫁出皆期宜也其爲適繼耶嫁而從則服不從則不服出則俱不服也或曰內則所謂三母一子師一慈母一保母三母之外又有食母慈者知其嗜慾也保者安其居處也食即乳也保即養也又何用別爲之說耶曰彼所謂慈與保者子離襁褓能食能言則已故其服止於小功若以親母之服服之得毋過乎古經名目多不可考但各就本文取義斯免穿鑿耳予嘗於儀禮節略中釋三父八母之義今紬繹多未當故復爲辨正如此

八母適繼庶人所共知故不必說嫁出人易辨故略說惟乳養慈三者易混此以爲皆係庶母而恩各不同故錄之以明其義

○作佛事

喪家作佛事。稱為亡者滅罪使升天堂。免於地獄之苦。先儒嘗斥其誕妄不足信。未及其事之有害於生與死。極人子之不孝不慈。無甚於此也。吾謂佛事之斷斷不可作者。其為害有九。喪禮自卒而襲而殯而殯奠而不祭。以生人之道事之也。既葬而三虞卒哭祔練祥禫。感服制之變除。悽愴孝享。以神道事之也。今世俗於初終七七百日以及期年再期。惟事齋醮薦度。是始則忍於死其親。不以生人之禮事之。既復瀆褻侮慢。不以神道事之也。吾不知修佛事者。將廢殯奠虞祔練祥之奠祭乎。假而不廢。而酒醴脯醢牲

年之陳設佛事所禁又安敢違而用之卽親朋之致祭者亦必不
敢以酒醴牲牢獻是使其親不血食也忍乎不忍乎此不可者一
也以創鉅痛深杖而後起之身遂逐於僧道之後百千跪拜日無
寧晷其爲孝子也將不勝喪也如其不孝將緣是而忘哀也此其
不可二也柩在堂而帷旣殯立主而龕弔客而外親朋側跡所以
安神靈也今使僧道喧嘩於殯居几筵而鄉里孀婦擁觀嘈雜死
而有知能無痛恨先儒謂婦人之喪非五服之親不得入弔執友
之妻拜於門外況僧道異色之人可任混雜於寢廟乎尤可異者
設坐置主於諸天繪象之間施之於父已屬兒戲而況於母乎此

其不可者三也。人即不孝。有斥其父母之惡。謂將受地獄之波吒者。鮮不切齒痛心。既死而僧道懺之悔之。爲之度之。是自謂父母之過惡彌天。不如是。不免於地獄之剉燒舂磨也。爲父母者何不幸有此梟獍之子。聲其罪惡而訴之。詈之耶。況父母未必有過。即有。未必至於罪孽彌天。乃無端而加以剉燒舂磨之罪名。雖五服之人。有所不忍。而況人子乎。雖加於行道之人。有所不忍。而況父母乎。思之思之。能無猛醒。此不可者四也。居喪作樂。律有明條。一修佛事。則鐃鼓喧天。諸樂畢具。經聲梵韻。響徹雲霄。趨蹌拜舞之狀。何異俳優雜劇。律以違例之條。能逃不孝之誅乎。此其不可者

五也。死而諱禮也。聞名心瞿。孝子之情也。而僧道之符牒齋醮動稱某官某。併追爲其祖若父。亦稱某官某人子之也。安乎不安乎。此其不可者六也。俗僧混淆。男女雜遝。姦盜災變之出於意外者不少。此其不可者七也。供佛飯僧。焚紙鏹。用幢旛香燭飯食工役之費不貲。而鄉里貧兒之乞濟者。結黨成羣。源源而來。辦之不勝濟也。喪事畢。而富者貧。貧者甚。既貽齊後之悔。且增九泉之憾。此其不可者八也。僮僕之奔走執役。鄉里之贈餽。五服親黨之襄事。耗力耗財。曠時失業。一家遭喪。百家不寧。此其不可者九也。夫以爲無益於死。智者不爲也。以爲有害於死。與生而陷於不孝不慈。

愚者亦當憬然悟矣世俗不足責也士大夫明知其非而卒無救於流俗者其故何歟褒痛昏迷之中不能自主親戚子弟交相勸贊安能以苫塊餘生引經據典力爲之拒又或死者平時侫佛孝子不忍拂親之心聊復爾爾不知親在有過尚當幾諫沒而將順之可乎且將解於人曰吾親之意如是亦大非過則歸己之道矣若愚昏迷不能自主愼擇明禮者爲護喪相禮俗論焉得而奪之眞西山曰彼浮屠之教得行由我之禮先廢祠奠祭褻禮何暇衍俗此拔本塞源之論也若夫疾病祈禱自古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記凡行禱於五祀武王不豫周公禱於三王虞黔婁父疾

禱於北辰。恭祖宗之於子孫。未有不欲其生者。病尚未至於死。祖宗之默祐。當無不加。五祀為應事之神。求無不應。至焚香告天。孝子情迫不得已之呼也。上下神祇。即北辰五祀之類也。今俗每用僧道迎神咒鬼。禳災度厄。先儒所謂民神雜糅。人心風俗之壞。莫甚於此。可不與喪家佛事一概嚴斥乎。

大聲疾呼。夢夢者其可以醒矣

毛芝亭墓表

毛公諱淵字元厚別號芝亭前戊戌進士吏部選郎錦來先生之（錦來名[illegible]）冢嗣也（祈農人其文亦佳惜不得其[illegible]一二[illegible]）公幼負穎姿卓犖不羈弱冠有聲庠序以拔萃貢成均時錦來先生方佐冢宰司銓政憐才好士士之出其門者大都一時俊彥公於趨庭之暇時與諸君子遊詩社文酒備雅風流才名籍籍都下踰年錦來先生以疾卒於京邸公扶櫬歸葬而新昌山寇乘吳逆之亂揭竿蠭起公方哭踊苫門羣賊突至擁公見渠魁笑揖上坐曰願從吾取富貴耶公張目大罵賊怒將殺之賊中有曾受恩門下者夜半爲釋縛得逸去詣郡城涕泣訴狀勦賊勿許乃

杖策走謁撫將軍兩廣制府於粵西制府進賢諡宏烈傅公也前錄來先生尹平都傅公以上書發三藩奸先配邊軍過平先生贈以數千金卷嗟訂交而別至是傅公喜見故人子又奇公才公亦樂為知己用於是留幕府參預軍務事平以功授兵馬指揮尋改上林令慈惠廉明所屬猺獞頑冥不可德化之人皆戴之如父母民有爲豪吏誣陷者撫軍欲致之重典公力爭撫軍怒公曰人命重情願平心聽之殺無辜以媚上官職不爲也撫軍拍案攘臂叱左右捽公仆地乃痛哭呼號以頭觸柱流血昏迷比甦而撫軍已奉嚴旨逮矣秩滿改廣德牧歷遷刑部尚書郎讞平反疑獄

司寇非允輒引疾司寇悟卒如公議乃留出守黔之思南政績如牧令時涖政二載又以強項獲罪謫歸自是杜門不出養母以孝稱前後居艱擗踊哀麻喪葬如禮爲人倜儻和平不拘小節閑家有道闔門肅然僮僕悉奉命惟謹性嗜酒每半酣輒拊掌談古今成敗事悲歌慷慨聲徹雲霄自以一生讀書求志不獲大用於時而所在折屈感憤抑鬱之氣一發於詩所居官舍家園種梅數百本花時把酒長吟集中所載詠梅詩積數千首其愛梅較淵明茂叔之於蓮菊有甚焉或云東野玉溪窮長吉夭悉坐以詩人刻削搜抉飛潛動植之物不得隱伏其性情比之淫佃漁者爲天所

劉芝亭之不大用其以此歟乎謂不然東野玉谿長吉文人已耳若公之懷才骯髒窮以道不以文也當其陷賊中罵賊不屈豈復爲首領計作介胄大吏至呼號觸柱假而撫軍晉粵一二日公之死生未可知也復不自懲艾至老倔強如少時而卒得保軀命優游林下以壽終天之佑公者何嘗不厚乎聞公彌留時無一言及家事第曰堯舜在上士君子建功立名千載一時兒等發憤自強無學乎游惰詩酒也公卒後諸子讀書勵行恂恂善下可謂不忘先訓公有子矣公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某氏先卒子

某、某孫某、某孫女三、雍正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祔葬者、鴻道生母也、

此公可謂眞倔強矣文寫亦如生一結尤淋漓盡致